

水木
年华

卢庚戌 作品

卢庚戌 饶泽佳 著

[长篇小说]

怒放

一生中至少有两次奋不顾身，
一次为爱情，一次为梦想。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怒放

卢庚戌 饶泽佳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怒放/卢庚戌, 饶泽佳著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3. 8

ISBN 978-7-5502-1804-8

I. ①怒… II. ①卢… ②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77128号

怒放
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
责任编辑: 崔保华

封面设计: 王 鑫

版式设计: 左巧艳

责任校对: 徐 玥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35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17印张

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1804-8

定价: 35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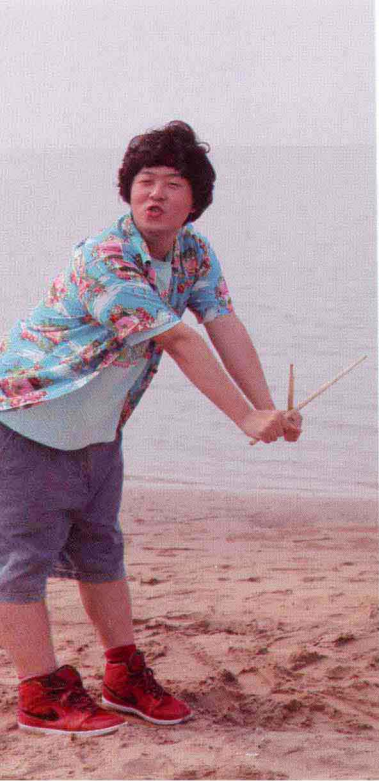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







水木
年华

目 录

- ◀ 第一章 尘世嘈杂 / 001
- ◀ 第二章 白衣飘飘 / 018
- ◀ 第三章 饕餮盛宴 / 044
- ◀ 第四章 光辉岁月 / 055
- ◀ 第五章 昨日重现 / 073
- ◀ 第六章 梦中花园 / 094
- ◀ 第七章 枯木遇春 / 110
- ◀ 第八章 天亮睁眼 / 130
- ◀ 第九章 血色将至 / 201
- ◀ 第十章 梦如迷宫 / 242
- ◀ 关于怒放 / 257

第一章 尘世嘈杂

1

雾气一般的晨光爬上窗台。灰窗有了光，冷冽就退了些。晨光不满意，它还想进去。它在窗外踌躇了许久，未果。严实的窗帘像是在抵抗侵略者，就不开城门。它的颜色有些灰黄，像报纸的颜色，纹丝不动的情形下，看上去像糊在玻璃上。

窗台上慵懒的小猫看不下去了。它伸了伸懒腰，舔了舔右爪，觉着可行了，轻轻扬起沾着口水的爪子，在两块灰布缝隙中挠了挠。出它意料，假报纸真往后退了些，晨光抓住时机，猛然攻进来。

攻进来的晨光如一线天，将室内分割成两段。一段灰暗，另一段也是灰暗。那分割线，刚好落在床上，上面的人亦如被分割。被光分割自然颇感不适，他眉头紧锁之余哼哧一声，顺带翻身，在安静了许久的室内弄出了不小的声响。这可吓坏了原本就忐忑的小猫，它以为主人要像往常一样骂它，见着动静瞳孔瞬间放大，像所有犯了错的男孩，就会拔腿开跑。也许它太紧张，它跃下窗台跳上床，不假思索地穿过一线天，踩过了刚才弄出声响的身体。那个身体即刻做出回应，在小猫还在床单上时他迅速掀开被子，奔跑着的小猫借着这个力以更快的速度落到地上。猫无恙，小猫禁摔。它继续惊慌失措地穿过客厅，扑进马佳的怀里。

马佳没有用手抱猫。她有点忙，一手拿木筷，一手按遥控，腾不开手。

电视里人脸一个换一个，都挺面善。她换一个频道吃一口鸡蛋，到荷包蛋被吃成人脸形状时她才停止。因为妈妈安静呵斥她，叫她快点吃，吃完好叫爸爸起床，别迟到了。

她低头默许，像往常一样听话，将人脸形状的荷包蛋片刻吃完。电视里在播放天气预报。播报员是个面生的端庄女人，她冷静地播报今晚的雷雨天气，提醒市民出门需带防雨工具。

床上的马路此刻已有了意识。他听到今晚有雨的报道，安静在换鞋，女儿搁筷子。他想听得更仔细，轻快而慌乱的脚步声扫了他的兴。他闭上眼睛，让大脑空白。

“你要是我老师就好了。”马佳只轻轻拍了拍马路耸起的肩膀，等马路一翻身，她已将窗帘整个拉开。

晨光虽不强，但足够让马路不适片刻。

“怎么个意思？”马路眯着眼问。

“那我也就不用起床了。”

“你怎么跟我一样有出息呢？”

“老师，您现在起吗？”马佳按下还未叫唤的闹钟，在马路面前晃了晃。

马路抿嘴一笑，像得了号召，一鼓作气，霍地掀开被子起身，一边唱道：“清早起得早，上山割青草。没镰刀，没草帽，单凭一身肌肉上前方……”

马佳皱起眉头，一脸不屑，对着欢乐表情的马路轻声念叨：“每天没正形，当老师也是教幼儿园的。”

女儿一出门，马路歌声便止。他面无表情地套衣服，后面肆意的晨光完全淹没他，被子上留下一个动作孤独而缓慢的形影。

2

马路依依不舍地离开软床，咬着牙刷进了卫生间。他立在镜子前，对它挤弄出一些表情。眼角的皱纹这时才敢跑出来。也许是心理作用，他总感觉

比昨天多了几条。他当然是不太愿意相信，使劲儿睁眼，好不容易成形的皱纹又被赶跑了。他这才满意，用手抹去嘴上的泡沫，打开水龙头冲洗。客厅传来妻子安静字正腔圆的说话声。他关掉水龙头，粗略地擦了擦脸，静下来。

“一会儿你坐爸爸的车，放学的时候叫他来接你，今晚我要进后期，又得加个班，不用等我，听到了吗？”

“把衣服弄整洁了，你看裙角都皱了，快弄好！”安静的口气神圣得不容侵犯，只需照做。

马路含了一口水，在嘴里咕噜一声，哗一声吐到槽里，这时神圣的声音又响起：“还有，别忘了带伞，等下也提醒着爸爸。身上还有钱吗？给，省着点花，女孩子花钱不能大手大脚。别再找爸爸要了，听到没有！”

声音没了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再响起。突然的安静让马路有些心慌，他打开水龙头，仓促漱口，再用湿毛巾擦了擦脸。勉强算安心，他才缓慢地从厕所走出来。

客厅里只剩马佳在捡课本塞进书包。马路看着她收拾，也搭不上手，有些不好意思，觉着尴尬，决定关心一下她，捡起话就问：“吃饭了没？”

女儿没有回答，还在干自己的事。马路只得继续说：“早上要吃饭，不然容易得胃病。真的，我妈教我的。”

女儿没有回答，书包已被拉上拉链。她走到马路面前，伸出腕表，指了指，问：“那您吃吗？现在还有五分钟吃饭时间。”

马路瞪圆了眼睛，没有回答。

3

他们的沉默持续了许久。女儿的表情没觉着有何不妥，她戴着耳机盯着窗外，用人难以理解的姿势，真不知车外那些稍纵即逝的景物是如何引得她侧目的。马路看不过，伸手在她眼前晃了几次，打断她欣赏窗外的风景。她摘下左边耳机，以一个疑问语气词“嗯”回应。

“听什么好听的歌呢？也给我听听。”马路看起来兴致颇高，是笑着问的。

马佳干脆将耳机摘了，将手机接上车内音响，萧敬腾的《王妃》响了起来。

马路的手搁在方向盘上，看着前方车屁股的红尾灯，无心地听着音乐。堵车有了些时候，马路看看表，焦急起来。他刚想将这份焦急以形体动作表现出来，见女儿提前一步，他只能假装镇定，企图缓解女儿的焦灼。

他故作轻松，问：“这歌怎么这么长？听半天了，还不进副歌。”

此时车里的歌是五月天的《倔强》。

马佳一听眉头更紧了，她按了暂停，马路连忙说：“没到副歌你也别关啊，年轻人别那么没耐心。”

马佳调了前一首，按下播放键，萧敬腾的粗犷嗓音狠狠地唱道：“摇晃的红酒杯，嘴唇像染着鲜血，那不寻常的美，难赦免的罪……”

“这是萧敬腾。”话毕，马佳切歌，按下一首，同样有些粗犷的男中音唱道：“当我和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，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以刚克刚……”

“这是五月天。”

“不是同一首啊，听着真像。”马路挠挠头，像犯了错的孩子，将目光转回正前方。车流依旧没有要动的意思。

女儿翻了个白眼，不再理他。

车内的五月天继续倔强着。女儿滑动手机屏幕，不时微笑。马路放下心来，终于不用为迟到着急了。感慨还未退去，一个带有电流味的歌声从女儿手机里传来：“我和我骄傲的倔强，我在风中大声地唱，这一次为自己疯狂，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……”

也许是手机的问题，也许是音色如此，这恰好与车内歌声同步的男中音，听起来像大部分KTV里的歌声一样，走调、错拍、刺耳，让马路很不舒服。更让他不舒服的，是女儿也学着KTV里只听不唱那部分人的模样，没有审美，听着了就当赚了，脸是喜悦的。马路慌了，问：“这谁啊？”

马佳没有理他，她把第二个微信语音点开，同样的男音色：“怎么样，

还算差强人意吧？就咱这歌声，村口的老黄牛都得被感动得哭鼻子。”

马路急了，说：“我再听听。”伸手要拿手机。马佳不依，指着前方屁股没了红灯的车说：“看，走了。”

马路赶忙启动，一时踩刹车过猛，车刚走又停了下来。马路紧急刹车。二人一起向前倾，马佳手上的手机也摔在脚边。她带着怒气捡起手机，甩在马路前面，自己冷冷地一边系安全带，一边说：“就为听这么个情报残害祖国花朵，您觉着合适吗？”

马路竖起眉头，盯着前方。他故意将目光抬高，防止女儿看出他想再听情报的心思。过了几十秒，他以为过了很久，缓缓拿起手机，佯装递给女儿。他食指没放在手机边缘，为了防止女儿发现，他一边不经意地点开屏幕，一边说话吸引女儿注意：“其实吧，我也算个知识分子，知道个人隐私神圣不可侵犯，你知道，我并不是一个不讲理的人……”

如他所愿，手机语音声：“亲爱的马佳同志，五月天的签名海报哥们儿已经帮你要到了，说吧，怎么感谢我……”

女儿一把夺过手机，怒气问：“你好意思吗？偷听别人隐私。”

马路也急了，焦急的口气：“他好意思吗？随口就亲爱的，怎么就亲爱的了，多大就亲爱的了，他懂亲爱的吗？”

“这不是那个意思行吗？跟您没法沟通。”

“我怎么就没法沟通了？”他迟疑了一会儿，好好想了这句话的意思，严肃的表情逐渐舒展，换上其他颜色，以一张轻松的脸接着说，“我挺平易近人的啊，你试着用跟妈妈沟通的心跟我谈谈心，你会发现其实我真的挺好沟通的。”

女儿怒气未消，任凭马路怎么说她都不接话。等到了学校，女儿下车留下最后一句话：“话多不是表示您好交流，也可能是中年危机。”

马路被惊吓到了。现在的小孩什么都懂吗，中年危机她都知道？带着这个疑问，他一路思索到了公司。

公司闷热，马路叫了小李几次把温度调低，炎热依旧。燥热让人烦躁，他呵斥小李在阳奉阴违，小李说冷气已经给得很足了。马路无奈，去冰箱找水喝。水似欲望，越喝越渴。除了多走了几趟厕所，他燥热无减。他想通过工作来转移注意力，缓解燥热，急忙问小李，今天有哪些人相亲。

小李递给他一份名单，上面长长的名字，他满心欢喜：“今天客人有这么多呢，看来咱们网站要转运了。等等，这些名字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，这哥们儿上次不是来过吗？”他指着第一张图片。

“是，这是要求退款的名单。”小李冷冷地回答。

马路放下名单，感觉身体更热了。他屁股下的摇椅四下转动，他以此微弱的风感缓解炎热。

“你说现代人怎么那么喜欢耍流氓呢，婚姻大事能随便退吗？小李，你说说，这能退吗？”马路思索半天之后的一番话，让小李难以回答。

“马总，您问的是哪个不能退？”

“说了多少次了，别叫我马总。”

“好的，马总。您说得对，这他妈的确实不能退，太没节操了，婚姻不是儿戏。”

马路啧了一声，不满小李说脏话。小李以为自己意会错了马路的意思，连忙问：“哦，对不起，马总，您的意思是，可以退？”

马路又先啧了一声，小李竖起疑惑的眉头。马路见状，连续狠力啧了三声。由于力度没能控制好，气没吐顺，导致气管发痒而咳嗽。原本他双手支在身体前方，胳膊肘顶着摇椅把手，正襟危坐，姿势优雅。因为咳嗽不受控制，他整个上身都弯了下去，面红耳赤，青筋毕露。

小李见状，吓坏了，连忙问：“马总，您没事吧？马总，您别这样，马总，您再这样我叫救护车了，马总，您怎么了，来人啊，救命！”

小李越说马路咳嗽得越厉害。他知道自己没事，仅仅是因为紧张导致条件反射，咳嗽加重。但是他怕小李理解错他的意思，即使说话很困难，他也不得不慢慢吞吞地一字一字吐：“不，能，退，你，明，白，我，的，意，思，吗？”

小李一边拍他后背一边敷衍：“明白，明白，咱不退，咱不退。”

“不退”二字如灵丹妙药，马路一听咳嗽立止。他制止正扶着他的小李，叫她先后退一点。他需要重新树立威严的气势。小李很听话，她又回到刚才站立的地方，以刚才的眼神望着他。马路有些不好意思，他扬手叫她先出去，小李没有要走的意思。他又扬了扬手，小李还不动。马路又要喷，想到刚才咳嗽，不敢了，改口说话：“你先出去，我整理一下衣服。”

“对不起，马总，事没做完我不能擅自离开。”

“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别叫我马总。”

“对不起，马总。”

马路无奈了，干脆不管。他捋了捋头发，假装不经意地问：“还有什么事没做完？”

“既然不能退款，您得亲自跟他们说明情况。”

“他们来了多少人？”

“五六七八九个吧，我不敢肯定。”

马路对她翻了个白眼，扬手叫她出去。一如之前，小李纹丝不动。

“你先去，我一会儿就到。”马路稍微提高了嗓音。

“我怕你不认识路。”

“在公司里我还能走女厕所去？你先去，我一会儿就到。”马路的嗓音又提高了些。

“您知道在哪儿吗？”

“不就在会客厅吗，难道还能是女厕所？”

“不是，在会议室。”

“咱们会议室不就是会客厅吗？”马路大声叫道。

“哦，是吗？对不起，我又和以前的公司搞混淆了。”

马路拉了拉领带，口干舌燥得厉害。他拿着杯子出了办公室，在饮水机边盛了半杯水，边喝边推会议室的门。偌大的会议室里只有一个瘦小的中年男人坐在离门最远的位置上。马路松了口气，停下来将杯子随手搁在桌上，礼貌性地问候：“你好。”

男人玩手机入了神，没注意到马路。马路只得走向他。当他距离男人足够近了，他再次问候：“你好。”并在他左边伸出右手。

男人还没注意到他。马路躬下身，附到他耳边，大声说：“你好。”男人措手不及，整个连人带椅往后倒。马路急忙说不好意思，伸手要拉他起来。男人拍掉他的手，叫他往后退。

马路怕对方误解，忙走近欲辩解。男人扬手不依，还叫他往后退。马路退一步后，刚要问他，对方不满意，还叫他退。马路无奈，再退一步。对方还不满意。他强压着躁狂，依旧挂着职业微笑，退一步就问一次，对方却看都不看，像个复读机一样重复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直至他站到桌子的对面，与他最远了，男人才勉强答应。

“其实你不必这样，我是没有恶意的。”本来马路刚刚就用嗓过度，现在隔这么远，他又得提起嗓子说话。

“我知道，但我不喜欢人靠我太近，我有社交恐惧症。”他说话声很细，幸好办公室够静，即使隔了很远，马路还是听得清。

“是这样，那请问我有什么能帮到您？”

“不用帮我，你太客气了。”他突然紧张起来，说，“你……”他拖了很长的音，拖到马路都快等不及了。

“您慢点说，别急。”马路其实在安慰自己别急，随他拖多久，反正没人想知道他要说什么。

“你把钱退给我。”他快速说完这一句，把脸埋进手臂，像鸵鸟般不敢见人。

“请问，是我们的服务不够周全吗？”

“不是，是我没泡到妞，那个女的，她都不要我。”他还没把头抬起来，

声音从下面传过来，马路听着很怪。

“请问，她是为什么不跟您好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男人爽快地回答。

“那我们……”马路刚要接话，男人又插了一句：“你问的问题好奇怪，我又不是她，我怎么知道她为什么不喜欢我。”

马路耐心听完，问：“那您有问过对方吗？”

“那多不好意思，都这么大的人了，还问这么肤浅的问题。”

“那我们……”马路刚要接话，男人又插一句：“把钱退我就行了，别问问题了。”

“对不起，先生，根据我们公司的规定，我们网站只是提供相亲机会，最后姻缘能否成功本公司没有担保责任，也没有履行的义务。如果是我们公司推荐对象有弄虚作假的，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相应退款，像您这种情况，公司是没法给您退款的。”对于一大通套话，马路不费吹灰之力。

“说半天就不退呗，早说啊，无聊。”男人起身，边玩手机边走，根本不看路，仿佛他脚长了眼睛会看路，他竟能准确地走到门口。

马路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打发一个，他连忙走向前为男人开门。男人伸出闲下来的食指指着，眼睛依旧不离手机。马路明白他的意思，停下来站在原地叫他走好。

男人走过端着水的小李旁边，小李一脸迷惑。小李等男人彻底离开后，她端着水走进来，马路拿过她手中的水，仰头便喝。水刚沾嘴他就大口吐出来，嗔骂道：“你想烫死我啊？”

小李受了委屈，想骂回去，但见马路确实挺冤的，只好小声嘀咕：“又没叫您喝，这是给客人的。”

“还敢顶嘴，看你办的破事，不是说一群人退款吗，就一个人。”

“其他人都在王总办公室呢。”

“在王总办公室干吗？看你办的破事，叫他们过来啊。”

“对不起，马总，退款必须一个个面谈，咱们不是麻将馆，不能人多。”